



父辈丛书·图文版



我的父亲

WODEFUQIN
LIUSHAOQI

刘爱琴/著

刘少奇

父辈丛书·图文版

父亲是一位悲剧式的伟人。我透过这悲剧，去寻找他的崇高与永恒！

——刘爱琴

刘爱琴 / 著

我的父亲刘少奇

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的父亲刘少奇：图文版/刘爱琴著 .—沈阳：辽宁人民出版社，2001.9

ISBN 7-205-05133-9

I. 我… II. 刘… III. 刘少奇 (1898~1969) - 生平事迹 IV. K827=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58104 号

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)

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880×1230 毫米 1/32 字数：317 千字 印张：11½

印数：8,001—13,000 册

2001 年 9 月第 1 版

2001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

责任编辑：赵 炬 赵中男 责任校对：姚喜荣 侯俊华

封面设计：杨 勇

版式设计：王珏菲

定价：28.00 元

目 录

第一章	1
○11岁的我，还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	1
○我想像着父亲母亲，又想到了自己苦难的童年	2
○我多年所受的委屈一下子涌上心头，“哇”的一声， 扑到父亲怀里哭了起来	6
○和爸爸一起回家	9
第二章	11
○听父亲讲革命	11
○延安就像一个大家庭	16
○父亲问我们：“你们知道我们国家北边是什么国家？” 我和哥哥异口同声：“苏联！”	18
○到父亲身边仅一年的时间就又要离开	20
第三章	21
○每逢遇到毛泽东伯伯，他都亲切而风趣地和我拉话	21
○父亲一贯拥护毛主席的正确路线	22
○父亲对毛主席是作为党的杰出领袖来拥护	26
○在“文化大革命”初期，父亲对毛主席仍是尊重的	28
○父亲同毛主席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的分歧	29

第四章	33
○在延安,我知道了我的母亲何宝珍	33
○杨开慧妈妈是我父母相识的介绍人	34
○在安源工人运动中我父母结成伴侣	36
○在长沙,父亲被捕,母亲配合组织营救	39
○父母在大革命时期的风口浪尖	42
第五章	46
○父亲在顺直省委	46
○父亲在满洲省委	47
○父亲再遭逮捕,母亲再次配合组织积极营救	49
○父母第四次进上海	50
○上海分手后,父亲与母亲再也没有见面	51
第六章	54
○母亲迅速抱起我三岁的弟弟,塞到邻居一位阿姨怀里说: “请帮我照看一下孩子……”	54
○在监狱里,难友们称我的母亲为“小大姐”	56
○七天过去了,绝食斗争继续坚持	57
○母亲英勇就义,父亲追念她时称赞“英勇坚决,为女 党员中之杰出者”	58
第七章	62
○临危受命,领导华北对敌斗争	62
○积极营救一批立场坚定、经验丰富的干部出狱	65
○坚持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,批判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	65
○争取阎锡山抗日	67
○推进华北抗日局面迅猛发展	69
第八章	71
○党的白区工作必须要有一个彻底的转变	71

- 毛泽东说刘少奇是“一针见血的医生”73
- “刘少奇同志在白区工作中的策略思想，同样是一个模范”77

第九章80

- 我们在莫斯科莫尼诺国际儿童院的时候，有一天，哥哥悄悄对我说：“爸爸去前线了，去新四军了……”80
- 华中已是抗日的生命线，父亲去扭转被动局面81
- 二进中原，发展华中根据地84
- 隐蔽精干，长期埋伏，积蓄力量，以待时机86
- 我们要有备在先，有理有利有节地同国民党的反共政策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87
- 深入敌后，开展华中抗战新局面87

第十章93

- 把苏北作为战略突击方向93
- 击退国民党顽固派王光夏的进攻94
- 建立华中八路军、新四军总指挥部96
- 在“皖南事变”中97
- “皖南事变”后，担起重建新四军的重担99
- 重振新四军军威101

第十一章105

- 代表中央全权指挥山东及华中105
- 受毛泽东委托考察华北工作107
- 把防御的地道变成既能防御又能进攻的地道战108
- 创造条件推广和发展地雷战110

第十二章113

- 父亲返回延安，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的成员113
- 在毛主席去重庆谈判的日子里，父亲代理中央主席职务118

○调兵遣将，不到两个月基本实现控制东北的战略部署	120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十三章125

○父亲和朱爹爹离开延安前往晋绥解放区	125
○父亲到西柏坡的第一件事就是进行土改	126
○筹划迎接全国胜利的各项准备工作	131
○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向城市转变	134
○秘密访问苏联，我见到了离别 10 年的父亲	142
○我随父亲返回祖国	146

第十四章148

○1921 年春，父亲第一次赴莫斯科，不久就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	148
○1930 年 8 月，父亲第二次赴莫斯科，在如何对待黄色工会 问题上据理力争	150
○1949 年 7 月，父亲第三次赴莫斯科，同苏联沟通情况， 争取其对新中国的帮助和支援	151
○1952 年 9 月，父亲第四次赴莫斯科，参加苏共十九大	152
○1956 年 10 月，父亲第五次赴莫斯科，协助苏联处理波匈 事件	155
○1960 年 11 月，父亲第六次访问莫斯科，出席各国共产党 和工人党代表会议	162

第十五章166

○革命胜利后，要保持无产阶级纯洁的革命品质	166
○扩大社会主义民主，反对干部中的官僚主义、特权思想	168
○建设社会主义急需培养人才	172
○主持建国后第一个大型国际会议	176
○提倡节制生育，改正不合理的规定	179
○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，帮助少数民族发展	182

第十六章185

- 现在就讲社会主义，至少讲早了十多年185
- 要运用合作社来同资产阶级争夺对农民小生产者的领导权187
- 不要过早地动摇私有财产191
- 毛泽东支持山西试办合作社195
- 农业生产合作社应该是巩固地向前发展，以好为第一198
- 毛泽东批评“坚决收缩”的方针，开始并大社转高级社199
- 要保留一部分私营工商业202

第十七章205

- 为起草好“八大”政治报告呕心沥血205
- 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210
- 毛泽东认为反冒进是政治问题，是方针性错误212

第十八章215

- 56天的调查正确处理了群众闹事的问题215
- 诚心诚意地同人民群众商量、讨论，解决他们的问题220
- 应该放手让群众办学，群众自己的事要走群众路线223
- 人民内部矛盾归根到底表现为人民群众与领导上的官僚主义、主观主义、宗派主义的矛盾223
- 要有步骤地解决职工住房和城市人民吃菜问题225
- 今后党和政府的任务就是管理经济226
- 不允许小民主，势必要来个大民主229
- 提倡两种教育制度、两种劳动制度231

第十九章233

- 当选国家主席，深知肩上重担233
- 总结“大跃进”以来的经验，指导各条战线工作238
- “成绩要讲够，缺点要讲透”240
- 彭老总的一封信，改变了庐山会议的方向243
- 庐山会议后，反右倾，后果严重247

○问题严重，全党要下决心纠正	250
○“人民受了这么多苦，要为他们分忧啊！”	253
○召开七千人大会，统一全党思想	255
○大刀阔斧进行调整	260
○毛泽东严厉批评“黑暗风”“单干风”“翻案风”	264
○围绕“四清”运动性质问题父亲同毛泽东产生严重分歧	268

第二十章270

○爸爸很俭朴，却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	271
○爸爸帮我了解祖国	274
○“你不能要车”	276
○“你花的是人民的钱”	277
○要一张戏票也挨了一通批	278
○“你思想上的毛病还很多，要接受思想改造”	279
○“严格要求”被取消了预备党员的资格	279
○“你嘛，就该下去锻炼锻炼”	281
○爸爸的谆谆教诲，女儿永生不忘	285
○“祖国和人民等待着你的归来”	292
○要欢迎同志们的批评	299
○只有 23 元 8 角钱的钱柜	304
○要同人民共渡难关	305
○“要对每个公民的政治生命负责”	306
○“正因为是国家主席坐的船，更应该首先抢救群众”	312
○一次不平常的家庭会议	315
○请老师严加管教孩子	318
○给平平的生日贺信	321
○让维孔下乡务农	323

第二十一章328

○《评新编历史剧〈海瑞罢官〉》揭开“文化大革命”序幕	328
○父亲出访东南亚，国内发生了一连串意想不到的事情	329

○毛泽东提出警惕“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”	331
○林彪、江青粉墨登场	333
○毛泽东“炮打司令部”	336
○林彪策划的一封诬告信，揭开了打倒我父亲的序幕	338
○江青一伙在残酷迫害我父亲和光美妈妈的同时，也不放过 我们这些孩子	340
○毛泽东最后一次召见我父亲	344
○给毛泽东写信，驳斥对他的诬陷	346
○“这就是我给你们留下的遗嘱”	347
○毛泽东离开北京，江青等对我父亲的迫害进一步升级	348
○在河南开封 27 天后离开人世	350
○父亲得昭雪，骨灰撒大海	352
 后 记	 355

第一章

- 11岁的我，还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
- 我想像着父亲母亲，又想到了自己苦难的童年
- 我多年所受的委屈一下子涌上心头，“哇”的一声，扑到父亲怀里哭了起来
- 和爸爸一起回家

■ 11岁的我，还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

1938年，是我来到人世间的第十一个年头。可我这个小傻瓜却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，更不晓得他们的长相和身在何处。因为这之前，我只知道自己是个家里养活不起的苦小囡，并从未怀疑过自己的身世。

3月的汉口，阴雨濛濛。而我的心情就像这天气，既冰冷，又压抑。我实在不知道这当牛作马的日子何时是个头？这挨打受骂的折磨何时有个休？这童养媳的绳索会捆绑我多久？

就我在婆婆家度日如年，难以支撑的时候，奶妈和一个穿戴整洁的人突然来到婆婆家。我一看到奶妈，立即扑过去痛哭起来，嘴里喊着“妈妈，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”。奶妈搂着我的头，边给我擦眼泪，边安慰我：“孩子，别哭了，妈这次来，就是接你回家。”婆婆一听愣住了，奶妈赶紧同婆婆耳语了几句，同奶妈一起来的叔叔又把婆婆拉到门外低声说了好半天。奶妈在屋里给我换了一套衣服，又给我梳辫子。嘴里不住地说，“这回好了，回家了。”我紧紧地拽着奶妈的衣角，很

怕她再把我一个人留在这儿。之后，叔叔给了婆婆一包东西，便带我离开了这个家。

一出门，我头也不回，跟着奶妈、叔叔一溜儿小跑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快走，快离开这个不是人呆的地方。此时的我，真的就像出了笼的小鸟，自由、轻松，又有点不知所措。

拐过路口，叔叔对奶妈说：“给她照张相吧。”照相？我长这么大，从没照过相，也不知照相是怎么回事。在大人的摆布下，我第一次坐在了摄影灯下，拘谨地照了我人生的第一张照片。从照相馆出来，叔叔又让奶妈带我去洗澡、理发，之后给我换上了一套白褂蓝裤的学生装。站在镜子前，看着焕然一新的自己，我不明白这是要干什么，睁着一双迷惑的眼睛问奶妈。奶妈高兴地说：“孩子，这回你可真要回到自己的家了。”说着，奶妈的眼圈里涌上了一层兴奋的泪花。那位叔叔指着奶妈对我说：“她是你的奶妈，你还有亲生父亲，他在很远的地方。这次我来接你，就是要把你送到你爸爸那里去。”她是“我的奶妈”？我的“亲生父亲”？我刚刚轻松一点的心，一下子又缩紧了，这是真的？我惊愕地睁大了眼睛。

“不，她就是我的妈妈！妈妈，你是不是又要把我卖到别的地方去？”我紧紧抓住奶妈的手，扑在她的怀里放声大哭，闹着要跟她回家。奶妈看到我这样，也泪如雨下。她摩挲着我的脸说：“我真的是你的奶妈。孩子，这些年你受苦了，妈也是没有办法呀。这次是把你送到你爸爸那里去，绝不会再卖你了。”我转过头来望着那个人，好像要从他的脸上找出答案，只见他微笑着，点了点头。再看看奶妈，她那张饱经风霜，过早地布满了皱纹的脸上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堆满了慈祥、温柔的笑。我紧紧地抱着奶妈，抱着这位把我从小一把屎、一把尿拉扯大，风里雨里疼我爱我胜过爱她亲生儿子的奶妈不肯松开。

■ 我想像着父亲母亲，又想到了自己苦难的童年

奶妈离开后，叔叔把我送到了武汉八路军办事处。一位叫夏之栩的妈妈接待了我。她像早已熟知了我的一切，一边抚摸

着我身上被打的伤痕，一边告诉我说，我的亲生父亲在延安。延安是很多人向往的地方，那里没有压迫，没有欺凌，没有苦难……她说了许多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新鲜事儿。我的心早已随着她的讲述飞到了千里之外的延安，飞到了从我记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的父亲身边。

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又住了几天，我身上的伤痕开始一块一块地愈合。我高兴极了，心想这里真好，不挨打不挨骂，大人们对我都那么和蔼可亲，延安也一定是这样的。

想到延安，我就想到了爸爸。爸爸是什么样子的？是高还是矮？是胖还是瘦？几经思索，我的脑子里已经有了想像中的爸爸的轮廓：高高的个子，匀称的身材，慈祥的笑容，一双大手把我揽在怀里……爸爸，我的亲生父亲，虽然我们还不曾见面，但我的心一直处在一种久违了的亲情之中。还有妈妈，我的亲妈妈，一定也在延安，和爸爸在一起。此时此刻，爸爸妈妈一定也像我的心情一样，渴望早日见到自己的女儿。

过了几天，又有几个亲人在延安的孩子来到了这里，我们都急切地想快点启程，快点到达延安，快点看到自己的父母。终于，一天晚上，八路军办事处的人把我们送上了一列开往西北的火车，告诉我们是去延安找自己的亲人。我高兴极了。我们上了一节货车厢，里面有许多用稻草覆盖着的大木箱子，不知装的是什么。大人嘱咐我们，如果有人查问，就躺在箱子上装睡，不要动。

夜，黑沉沉的。我们乘坐的载货列车风驰电掣般地由武汉驶往西安。我躺在封闭货车的木箱上，怎么也睡不着。望着车的顶棚，一遍遍地猜想着父母的模样，一遍遍地编织着同父母见面的情景……。想着父亲母亲，又不禁想到了自己苦难的童年，一幕幕悲惨的经历浮现在眼前，泪水顺着眼角流了下来。

在我五六岁刚刚记事时，我们一家四口人——养父、养母（奶妈）、我和弟弟就在贫穷困苦中挣扎着。养父曾是武汉当年参加罢工的工人积极分子，早已失业，整天在外打零工，找活干，一天挣不了几个钱，家里总是吃了上顿没下顿。养母则常常是一只胳膊挎着篮子，里边装着袜板和针线，另一只手牵着弟弟和我，到处揽活，替人缝补浆洗，挣点钱糊口。

我们没有固定的住处，也没有什么铺盖行李。一家人今天住在这儿，明天住到那儿。有时只有我们一家，有时又有很多人挤在一起，都是些无家可归的人。

一年，我们住在一个破阁楼里，地上铺了些稻草和棉絮。我正在出麻疹，发高烧。养母看着我那烧得通红的小脸儿，想留在家里守着我，可又得出去找生计，于是哄着我说，“好孩子，你在家躺着，妈干完活回来给你买一根油条吃。你好好等着妈，嗯？”我尽管害怕阴冷和孤独，可是身不由己，只好点了点头。养母带着弟弟走了，我躺在草铺上浑身冷得发抖。昏沉中等啊，盼呀，好不容易捱到天黑，养母才两手空空地回来了。一进门就赶忙过来摸我的额头，然后长吁了一口气，“老天保佑，可算好些了。”弟弟一屁股坐在了地上。养母看看我，又望望他，眼泪吧嗒吧嗒地落在了我的脸上。我明白了，妈妈又是一天没有找到活干，哪里还会有油条呢？

城里的日子实在熬不下去了，养父母带我们离开了武汉，回到乡下的老家。老家也穷，一个70多岁的奶奶守着一间半破房子。养父给人家打短工，我们仍要靠挖野菜度日。

我8岁那年，奶奶饿得骨瘦如柴，眼看就要不行了。养母哭着对我说：“孩子，明天妈送你到城里亲戚家去，他们家能吃饱。只是你以后不能再回来了，妈有空儿会去看你。”说完后，她的泪水簌簌地往下流。我怎么能离开妈妈，离开家呢？家里虽然穷，日子虽然苦，但生长在穷苦中的我，心里不觉苦，因为我有妈妈，有母女之情啊。如今要离开妈妈，去亲戚家，这怎么行？！我哭着闹着喊着：“我哪儿也不去，我要和妈妈在一起。”养母一边擦着泪水，一边劝我：“孩子，去吧，亲戚家的日子好。”那时幼小的我，哪里知道被生活逼迫无奈的养母是送我去当童养媳啊！

奔驰的列车，咣当咣当地响着，这单调、机械的节奏，在我听来，却成了“干活，干活，干活”的斥责。我又想到了凶狠的婆婆。

自从我到了汉口这个“亲戚家”，我的身份一下子由女儿变成了女奴。

养母一走，婆婆就扔给我一把扫帚“干活”！

每天天不亮，婆婆就喊我起来劈柴、扫地、担水、烧火……，一会儿指使我干这个，一会儿又吆喝干那个。对我，她没有满意的时候，不停地咒骂，稍不高兴就拳打脚踢。我的身上，胳膊上，腿上到处是青一块、紫一块的伤痕。儿时，养母给扎了耳朵眼，戴上一对小耳环，婆婆总是使劲地揪我的耳朵，使耳朵流血化脓，都要豁了，疼得我哇哇直哭。

然而，更倒霉的事情还在后头。

不久，婆婆的孩子，也就是我那才1岁多的“丈夫”出天花死了。婆婆把罪过都推到了我的头上，骂我给她家带来了邪气，整天拿我出气，动不动就打我一顿。一边打，一边骂：“为什么不让你生天花死了，让我的孩子生天花？”“不打死你这个晦气鬼，就难出我这口气！”她气势汹汹，一手拿根竹子，一手揪住我的辫子，朝我劈头盖脸地打过来。

整天过度的劳累和挨打受骂，我的神经非常紧张。在一次惊吓之后，我患了遗尿症。这下子就更糟了，婆婆一发现我尿了床，就没头没脑地打。然后逼我双腿跪地，把尿湿的褥子蒙在我的头上，一跪就是几个小时。冬天屋里没有火，我跪在通风处，凛冽的寒风吹透我那又薄又破的衣衫，冻得瑟瑟发抖。我光着的双脚和遮不住的小腿被冻出一块一块的肿包。不久肿包化脓成疮，流水结痂，一走路就像针扎一样的疼。

火车一声长鸣，打断了我的思绪。我翻了个身，感到很疲惫，真希望能睡一会儿，却怎么也睡不着。刚刚经历过的往事就像过电影一样，不停地眼前浮现。

这会儿，出现在我脑海中的是我和弟弟挎着篮子去转垃圾堆、捡煤核、拾柴火、挖野菜的情景。偶尔捡到人家丢下的老丝瓜，我们会高兴地带回家煮煮吃。虽然嚼也嚼不烂，总还可以充饥。

一会儿又想到了养母。以前，我只知道妈妈对我比对弟弟还亲，有了一点好吃的，不给儿子也要给我。我身体弱，经常有病，一发起烧来，她就抱着我哭。这些年来，她从没有透露过我不是她的亲生女儿。我们相依为命，度着艰难的时日。

突然，婆婆的骂声又不绝于耳，我回想起了自己掉在井里的事情。婆婆家的院角有口井，一丈来深，井口上没有轱辘，

一根绳子拴在桶上，在井里灌满水后，全靠用手往上提。他们一家吃用的水都由我打。有一天我去打水，因为头天又被婆婆毒打一顿，身上又疼又累，肚子也空。当我由井里向上提水时，只觉得一阵头晕眼黑，身子随着水桶，“咕咚”一声掉进井里。这家的男主人是个拉人力车的，这时正好在家，他听到喊声，赶忙跑来，放下梯子把我捞上来。出来后，我一连发烧了好几天，昏沉中，常梦到婆婆打我，不时发出骇人的惊叫。那时，我真恨不得掉在井里淹死才好，免得活受罪。

呜，又是火车一声长鸣，把我从痛苦的回忆中拉回到了现实。我更盼望早点见到父母。于是问陪我们的叔叔：“什么时候到延安？”叔叔笑着说：“快了。”快了，我很快就要见到爸爸、妈妈了！

在西安，我们下了火车，住进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。在这里，我们同样得到了无微不至的关照。过了几天，办事处主任伍云甫叔叔的妻子熊天荆妈妈见我又瘦又小，身体虚弱，就把我接到她家住了一个星期。熊妈妈尽力为我加强营养，并鼓励我到院子里散步、玩耍、锻炼身体。和熊妈妈在一起的短短几天，我有一种久别归家的感觉，于是便总是希望熊妈妈能讲讲延安，讲讲我父母的事情。熊妈妈看出了我的心思，在我即将赴延安前，她让我坐下来，拉着我的手说：“孩子，你这次到延安，只能见到你的父亲，你的妈妈在4年前就牺牲了。”我睁大了眼睛，默然不动。熊妈妈告诉我，她和我的生母何宝珍同被关在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监狱。妈妈是一个坚强的人，为革命吃了不少的苦，顽强地同敌人进行斗争。后来又被转到别的监狱，1934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。

听了熊妈妈的讲述，我两眼无泪，长久地坐在那里，心里充满了遗憾和仇恨。

■ 我多年所受的委屈一下子涌上心头，“哇”的一声，扑到父亲怀里哭了起来

汽车扬起一路尘土，在黄土高原上颠簸着向延安驶去。几天的旅程虽然感到有些疲倦，可一想到快到延安了，快见到爸

爸了，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兴奋。我的双眼，舍不得眨一下地看着途经的天地，似乎眼睛里装的东西越多，对延安的了解就越多，对爸爸的了解就越多，就越有资格到延安、到爸爸身边去生活。短短的几天，延安已成了我心中的圣地。我觉得这里的阳光格外明媚，天空格外高远，空气格外清爽，简直就是另一个世界。突然，一位叔叔大声说：“前面就是延安了，你们看，那个塔，就是延安的宝塔；那座山，就是宝塔山。”我们看到了宝塔！大家高兴地叫喊起来：“延安，延安！”我瞪大了眼睛，看着巍峨的宝塔山，看着绵长的延河水，看着这里的一草一木，禁不住又流下了热泪。

下了汽车，一位叔叔把我们带到了城里的招待所。同我一起来的小朋友都陆续被接走了，最后只剩下了我自己，我又开始不安起来。后来一位叔叔告诉我，父亲正在从北方局回延安的途中，很快就会回来，让我安心等待。

一天，我正准备吃晚饭，只听有人喊：“刘爱琴，有人接你来了。”我放下饭碗，跟着一位叔叔来到了一排窑洞前，门外的土平台上拴着两匹马。叔叔告诉我，你爸爸就在屋里开会，一会儿就能见到他了。

我站在土平台边上，怀着急切不安的心情等待着。只是窑洞里不时有人出出进进，我却不知道有没有我爸爸。于是，每出来一个人，我都仔细观察着。

不一会儿，从窑洞里走出一个人，身上穿着洗得十分干净的灰军装，头戴灰军帽，胳膊上佩有和其他人一样的袖章，脚穿草鞋，打着绑腿。他，四十来岁的模样，高高的个子，面部清瘦，两眼炯炯有神。我下意识地感觉到，这就是我的爸爸。还没等我问身边的叔叔，只见他大步来到我的面前，拉住我的手，上下打量着，亲切地说，“爱儿，你来啦。”我站在那儿，一时不知说什么好，事先想好的话，都不知哪儿去了。带我来的叔叔捅了捅我，低声说，“快叫爸爸。”我仰起头，望着爸爸，嘴张了张，却叫不出口，忙低下头。爸爸笑了笑，拍拍我的肩膀，领着我进了窑洞。坐下后，爸爸把我搂在怀里。我感到这样很别扭，身子一个劲儿往外翘。父亲又笑了笑，再次上下打量我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太瘦了，太瘦了。”这时爸